

詭異治癒系 5 - 《瘋人逃出瘋人院》

作者: 藍橘子 (萬用上帝)

Powered by [紙言](#)

1

「醫生，我想我們之間有點誤會了...」我理據力爭，可是身旁兩位全身白裝的醫護人員當作沒聽見般，幫我穿上網束衣。嗯，你沒看錯，是瘋子專用的網束衣。

「是嗎？那麼你是跟法官有誤會了，我只是依照法官的指示做事。」

「我、我昨晚只是喝醉了，我總是這樣一喝就停不了。我是不是四處搗亂了？我可以賠錢！我可以做社會服務令！求求你！我不是瘋子啊！」網束衣綁得我好痛，雙膊快要脫駁了。目無表情的醫護人員手上拿著一個類似口罩的東西，正要幫我戴上。

「我可以證明！我可以證明我不是瘋子！」說畢，醫護人員竟停住動作，在我面前的老醫生雙眼更綻放出神采。

「喔？我倒想聽聽。」老醫生摸摸下巴。

「我全名叫陳一郎，今年37歲，家裡有個老婆，兩個兒子，我把全家福放在銀包裡，不信你可以看看啊！試問瘋子怎麼能組織如此美滿的家庭呢？要是我兩個兒子知道自已的老爸被送進精神病院，他們兩個會被同學欺負的！求求你！醫生！」我苦苦哀求，用力地擠出誠懇的眼神。

「.....」老醫生孤疑地從一個公文袋中掏出一個銀包，翻開，皺眉。

「陳先生，首先裡面沒有你所講的全家福。第二，根據裡面身分證的資料，你顯然不是37歲，而且你不是姓陳啊...吳！先！生！」老醫生打了個眼色，醫護人員一個按住我的頭，另一個將口罩硬塞進我的嘴裡。

拜每天定時注射藥物所賜，足足一個星期，我精神都處於恍恍惚惚，痴痴呆呆的狀態。終於皇天不負有心人，報告認為我沒有危險性，可以不穿著網束衣自由活動。我立馬第一時間就衝進院長室，對著正在打盹的他大吼。

「你拿到的那個銀包不是屬於我的！那晚我在酒吧喝得酩酊大醉，拿錯了別人的銀包，結果當晚就被你地抓回來了！快點放我出去！不然我就報警！別以為我不懂法律啊！亂抓人你以為自己是誰？」我憤怒得脫光身上難看得有病的病人衣服，站上院長的辦公桌高高在上向他破口大罵。

「這是我聽過最爛的藉口了，況且，哪有正常人會見光衣服跳上別人的桌上啊...」院長挖耳，一整個懶理我。撥了通電話，隨即四個醫護人員衝進來，手上拿著防暴警棍...

「宇宙大爆炸！！」我奮力作出最後的咆哮...

接下來的三個月，我決定以靜制動，當個乖乖的病人，沒把藥丸塞進屁眼、沒把飯撒到通地都是、沒吃鼻涕、沒喝馬桶水、沒跟電視裡的人聊天...總而言之，我要使精神病院每個護士、醫護人員

、醫生、院長全部人都覺得我正常到不得了，自自然然放我走。

終於到了每幾個月的表現評估，我有機會在院長前表現我是全院最正常的人了！

「院長，早安。」我撓起二郎腿，一副斯文老實的樣子。

「唔～～你這幾個月以來，治療進度非常好。這就證明我們的療程對病人非常有效。」院長點頭不忘讚賞自己。

「對啊，在院長的英明領導底下，這幾個月來我的精神的確好轉了，連思維都沒以前那麼混濁了，謝謝院長。」我主動跟院長握手，實情心裡暗暗發誓出院後立刻向電視台爆料！告這裡的人非法禁錮、濫用暴力、院長精神嚴重殘缺...

「這樣吧，免得你出院後向電視台告訴，我就幫你嘗試申請提早出院吧，別說我沒人情味嘍，呵呵。」

「喔，謝謝院長的大恩大德！沒事的話我先出去了。」我一邊鞠躬一邊後退出去。

「唔，乖，出去玩沙吧。」院長揮揮手。

我當然沒有中計，真的走去後園玩沙，不然別人以為我是傻的就大件事了。我回到康樂室，打開電視看時事評論節目，畢竟看電視劇集的都是神經病。可是，我完全看不懂那些政客在搞什麼花樣，什麼叫你不反對就代表支持？由沒選擇變成逼你選擇又叫什麼民主？當我看得一頭霧水時，突然有人湊向我耳背輕輕說話。

「你...不會以為院長真的打算放你走吧？」

「吓？」我嚇了一跳，撇頭一看是個樣子很有病的精神病人，半禿的頭顱上畫了不知名的符號，耳朵還掛著兩只拖鞋，我竟然被評定為跟這種傢伙同一類人，看來我也要多多反省。

「剛才院長說要減你刑期吧？」

「你怎麼知道？」

「他跟我們所有人都這樣講過啊，我們全部都是正常人，只是被逼困在這裡而已。」這時，身後不知何時聚集了一圍看起來都病得不輕的瘋子，他們都紛紛點頭稱是。

「你意思是，院長騙我？」

「嘩～正常人果然不同凡響，懂得真快啊！」

「那、那怎麼辦？我要等到什麼時候才可以離開？」

「你看看那邊，院長也曾經跟那個人說要申請減刑，可是他在這裡住了足足三十年啊！」滿頭符號的瘋子指著後園在忙著吃草的瘋子。

「我不要！我要見我的家人！我不吃草！」我使勁地抓頭髮。

「有興趣加入我們吧？我們今晚剛好準備好來一次大逃脫！」他露出自信滿滿的笑容。

「可是，這裡晚上不是有守衛巡邏嗎？我還被他們打過咧...」我想起那些身經百戰的醫護人員。

「我們已經想了個萬無一失的計劃！只要我們彼此合作，就一定能成功逃脫！相信我！今晚！就！大！逃！脫！」瘋子說得字字有力，害我都差點相信他了。

晚上。

嗯，沒錯，我相信他了。收到計劃所講的暗號後，到指定的地方集合。他們每個看起來單是眼神就足以殺死人，看來這次逃脫計劃真的有可能會成功。

「符號隊長，我說...大伙兒在瘋人院的正門口集合，會不會太過養眼？」我問。

「白痴！最危險的地方才是最安全！我已經調查過了，晚上的巡邏隊只會在巡邏完畢才回到正門站崗，所以現在這裡非常安全。而且，我早有準備了！」說畢，符號隊長跟其他人每人拿著一桶黑漆漆的液體，淋在自己身上。

「看啊～黑夜已經跟我們同化了。」是我們跟黑夜同化了吧？雖然文法有點錯，但的班這樣做的確能夠掩人耳目。

「好！計劃開始！」符號隊長大喝一聲，大搖大擺地走向瘋人院正門。

「等、等等！你幹嗎？」我大驚。

「逃啊～」

「你這樣...連白痴也會發現...」

果然，院內的警鳴響起來了，所有荷槍實彈的醫護人員從四面八方衝出來。

「不要緊！我還有秘密武器！」符號隊長雙手交叉環胸顯得相當冷靜。

「有什麼秘密武器，快點拿出來啊！我們要被毆打了！」

「嘿嘿嘿...兄弟們，你們暫避一下！這裡由我來擋著！」符號隊長冷笑，其他人紛紛打開早準備

好的黑色雨傘，衝到其中一棵大樹下，我也躲在傘後逃跑。

符號隊長冷笑，脫下褲子，露出黑皺皺的陽具隨風飄揚。

「把他們抓住！」領頭的醫護人員手執警棍發號施令。

符號隊長面朝上，躺在地上。

醫護人員迅速逼近...

符號隊長雙腳舉高，用陽具瞄準著敵方。

醫護人員將我們重重包圍...

符號隊長彎腰，舔自己的陽具...

「喵～」符號隊長說。

喵？！這是什麼秘密武器啊？！

「打！」醫護人員高舉警棍。

「別怕，他們看不見我們的。」躲在雨傘後的其中一個瘋子在竊笑。

「我想知道，你們在幹嗎...」我心裡有不祥的預感。

「扮蘑菇！」他答得非常堅定。

媽的！今次慘了...

如我所料，在場所有人被毆打得很慘，超級慘...醫護人員打夠了之後，院長來到現場。

「每月一次所謂大逃脫，每次都重施故技。吳先生，沒想到你竟然是他們其中一份子，看來我有需要重新評估你的表現...」

別因為害怕犯錯而隨波逐流，
抱著要錯就大伙兒一起錯的心態，
漸漸你會失去獨立思考的能力。
別害怕失敗，因為所有人都能輕易做到的事，
根本不算成功。

by 住在瘋人院裡的陳大郎。